

川兴屯堡方言的音乐美

□王绍诚

方言的特点之一是音字脱节、有音无字，而我们西昌拥有城厢、川兴、河西、西乡、礼州五个方言区和小渔村、黄联两个方言岛，自然就没有标准音，所以“五里不同乡，三里不同腔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不同方言区的方言有着不同的韵味，其中尤为有趣的是，邛海东北端的川兴堡为代表的屯堡方言的音乐美。

老辈川兴人自称“土巴碗儿”，其意是指较早期的外来移民。川兴屯堡方言保留了若干的古音（以下均按西昌土话注

音），其中好多是有音无字。有学者定性为安徽调；当然也有不同的见解。但无论如何，方言就是这样，越土越有味道，越土越有价值。

至今，老一辈人仍将“我家”说作转音“阿吖”；“你家”说作“哩吖家”；“公鸡”说成“工资”；“鹅儿”说成“哦儿（ē r）”；“太阳”读作“太养”；土特产菜“藜蒿芽”说成“藜蒿雅”；“穿鞋”说为“穿海”；“下楼”读作“下篓”；“过来”读作“过乃”；“棒棒糖”说成“棒棒淌”；“小树林”说作“小树领”；“停车场”说

为“艇钗厂”；“稀奇”说成“司此”。还有，将西昌市树“蓝花楹”唤作“览花引”……

嗨呀，听川兴老年人摆龙门阵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抑扬顿挫，起伏跌宕，婉转明快，古色古香，说者就像是在唱歌，又像是在吟诗，那一板一眼实在让人着迷，真是：百听不厌，川兴方言，别具一格，趣味盎然——对此，家乡的文化人蔡应律老师曾有精妙论述：“蓝花楹”唤作“览花引”，三连平成了两头翘，不音乐也音乐了。”

□胡华强

说“嘎”

“这个果果好吃得很，嘎？”“今天这个太阳花儿晒起真舒服，嘎？”“那个馆子做的跳水鱼味道巴适得板，嘎？”

“嘎（gǎ）”是川渝方言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词，具有如下特征：1、用在问句句末；2、一般前面的内容停顿之后，再独立出现；3、表示“确认”意味；4、表示“询问”的语气。

说话者在一句问话的末尾再带出一个“嘎”字，心中必定希望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，疑问的句式使话语更具有委婉的特征，这样相对容易得到对方“确认”式的回答。说话者在说这个“嘎”字的时候，一般会同

时伴有向对方微微点头（或者扬头）的动作，给对方以某种暗示和提醒，也同时含有对对方的亲和意味。

“嘎”之所以具备以上那些属性，是因为它并非一个单一的语素，而是由三个语素（三个汉字）浓缩而成的兼词，这三个字就是“该是哈”。“gā i-shì-hǎ”快读就是“gǎ”——嘎。

把两个“嘎”字连用，读作上声调，“嘎嘎”就是“肉食”的意思，也泛指一切“荤菜”。“吃肉”，就是“吃嘎嘎”。恐吓猪圈里不安静的猪：“再在圈里发犷，小心老子吃你的嘎嘎！”家长警告调

皮的孩子：“晚上回来，门背后的篾块要吃你的嘎嘎哈！”小时候，说起“打牙祭，吃嘎嘎”，绝对是世间最美好的事情。

把两个“嘎”字连用，“嘎嘎”还有“外婆”的意思，这在川渝地区也很普遍，这时调作阴平。“嘎嘎”也叫“嘎婆”，外公也叫“嘎公”。小时候唱的儿歌：“豌豆尖，搭下崖，嘎嘎生，我要来。杀个鸡，杀个鹅，八个外孙坐一桌。你一坨，我一坨，吃了不够抠脑壳……”“嘎嘎”，感觉叫起来比“外婆”亲切得多，这个“嘎”其实是“家”的变音。

嘎嘎家的嘎嘎好吃得板，嘎！——你懂吗？

□许江舰

大哥莫说二哥

老表有一双儿女，龙凤胎，老大是姐姐，老二是弟弟，晚出生几分钟，如今都读六年级，同在一个班。两人活泼可爱，优点颇多，但学习有点不踏实，好动，坐不住。

一个周末，我有事到老表家。刚走到老表家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来混杂的吵嚷声。原来老二数学单元考试考砸了，差一点没及格，正在挨修理。老表板着脸说：“下次再考不好，手机、电脑统统停摆！”老表媳妇一脸严肃地补

充：“今后零食一律免谈，成绩提上来再说，以观后效。”老大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地附和：“弟弟每次下课跑得飞快。”面对妈老汉的警告，老二低头认错，默默地接受，可姐姐的一句话让老二很不服气，立即瞪大眼睛气咻咻地反驳道：“大哥莫说二哥，你考个前几名试试。”老二一句土言子，逗得老表两口子忍不住都笑了。老二意思说，姐姐的成绩和我差不多，有啥资格来教训我这个当弟弟的。

□陈世渝

奈不何青冈啃泡桐

青冈和泡桐是两种树，前者梆硬，后者嘿泡。奈不何青冈啃泡桐勒句重庆话，意思是对付硬的不得行，那逗吃桃子按倒软的捏。

有次，幺儿买回些炒货，她把胡豆嚼得嘎嘣嘎嘣地响，吃得嘿香，我也拿起一颗放进嘴里，嚼起来牙巴都整痛了。哎，岁月不饶人，硬是老了哟，奈不何青冈啃泡桐，我逗只有吃爆米花。

一天，老伴见我写作找得到点外水，还安逸咂，便心血来潮，也好奇地想告一盘：“老头，你看我勒点‘墨水’，写得出来不？”

我鼓励她：“只要刻苦努力，我能行。”

老伴于是摆上纸笔，进入创作状态，可半天也没憋出几个字来。她灰心地说：“哎，握笔杆写字看起来轻松，哪个比拿锅铲炒菜还费力哟？”

我不禁好笑，扯兮兮说道：

“奈不何青冈啃泡桐，那你还是去跳锅边舞嘛。”

我虽写不出长篇大论、风花雪月、阳春白雪般的锦绣文章，但对市井百姓、下里巴人、柴米油盐的生活嘿门熟悉。因此对前者较少涉猎，而对后者则驾轻就熟。正所谓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奈不何青冈啃泡桐。

是啥子虫逗钻啥子木，不要勒山望到那山高，奈不何青冈逗啃泡桐噻。

征稿启事

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霉得起冬瓜灰

□朱绍元

周末，与朋友喝茶摆龙门阵。朋友说：反正没啥事，再喊两个人来打麻将，我说要得。

我们几个不打输赢，只数扑克，输了的就给茶水钱。结果朋友一个人输，开了四十元的茶水费。“今天我的手气太背了，霉得起冬瓜灰样。”朋友笑着说。

霉得起冬瓜灰，是倒霉得很的意思，说人做啥事情都不顺利，达不到想要的效果，甚至相差很远。再次听到这句俗语，我想起冬瓜的表面，确实有绒毛和白霜。把冬瓜的白霜和倒霉是联系不到一起的。但冬瓜有一种病菌，叫冬瓜灰霉病，染病后冬瓜产生黑色霉层，会引起烂瓜。

一次我开车回老家，看到邻居路边的牛皮菜。我喜欢吃，征得主人同意，临走到地里去撒了一大把。在撒牛皮菜

时，我将手机放入上衣兜里。车开出很远了，我才发现手机不见了，估计是我在埋头撒菜时，掉到菜地里了。我调转车头回去找，怎么也找不到。我手机落了心情不好，开车也不稳当，还把车子擦挂了。妻子就说我：“你啊，咋个起的？霉得起冬瓜灰。”

母亲从农村到城里生活，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，找不着东西的时候，煮饭没有按电饭锅启动键的时候，总是说：“这人老糊涂了，做啥都不行了，尽出错，霉得起冬瓜灰样。”有一天下午，母亲从外面广场闲逛回来，才发现把用作坐垫的塑料板丢失了。她急得不行：“哎，今天咋霉得起冬瓜灰，垫子不知道忘哪里了。”母亲还要到去过的地方找，我说：“你都八十多岁了，算了，垫子再重新买一个就行了。”

闷犊子

□吴兴刚

人各有性格，我家兄妹十人中，几乎个个都是“话痨”，遇事喋喋不休，半天挪不开步，甚至还常常打断别人的话，自以为是地说个不休。偏偏三弟是个例外，从小性格木讷，不爱说话，人称“闷犊子”。

关于三弟这个“闷犊子”的来历，乡里乡亲都知道是咋回事。据说三弟生下来不哭不闹，父母很着急，请了乡里的赤脚医生登门一看，也没有瞧出个所以然。正在愁眉苦脸之际，一个远房亲戚进屋喝水，听说此事后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个娃儿是个‘闷犊子’，不是毛病，只是他不喜欢说话而已。你们看，他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，又不哭又不闹，身体好着呢。”

听此一说，父母也就没有再特别关注这件事，可直到三周岁了，三弟还是老样子，整天一言不发，父母背着他四处求医。这天，母亲带着他去那个远房亲戚家吃“九大碗”，席间满是忧愁，对远房亲戚亦有抱怨之言，认为是当初听信了他的话，没有引起重视，未能及时求医造成的。哪知，还

没等远房亲戚张口，一个童声传了出来：“妈妈，您不要怪叔叔了，我只是不想说话而已。”众人以为出现了幻听，再一看，确实是三弟在说话，方才放下心来。然而，三弟就像是来解围的，只是证明他会说话，不是哑巴一样，在其后的日常学习、生活、劳动中仍是金口难开，时间一长，大家也就习惯了。虽然他有姓有名，不过在很多时候，人们都不叫他的姓名，而是叫他“闷犊子”，他也始终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让人不知道他的喜怒哀乐。

可就是这个“闷犊子”，居然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为妻，生育的一儿一女遗传了母亲爱说爱笑的基因，都是重点大学本硕连读的研究生。可三弟任由别人在他面前把他的一双儿女夸成了花，依然面色平静。这时的三弟媳妇就和众人一样，亲昵地使唤他：“‘闷犊子’，去把猪喂了。”他也不应答，只是默默地提起猪食，向猪圈走去。

大家都说：“哎呀，真是‘闷犊子’。”